

宋高僧傳卷第十九

曲九

宋高僧傳卷第十九
宋高僧傳通慧太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八人

唐嵩獄破竈隋傳一

嵩嶽閑居寺元珪傳二

廬江瀟山天柱寺惠符傳三

長安西明寺惠安傳四

西域安靜傳五

徐果師

福州鐘山如一傳六

西域亡名傳七

京兆抱玉傳八

虢州閻鄉阿足師傳九

天台山封干師傳十

木湏山子師

成都淨衆寺無相傳十一

捨得山子師

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十二

陝府辛七傳十三

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十四

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十五

南嶽山明瓉傳十六

簡州慈雲寺待駕傳十七

懷

福州愛同寺懷道傳十八

昇州莊嚴寺惠忠傳十九

智寂圖

洛京天宮寺惠秀傳二十

成都邛縣法定寺唯忠傳二十一

唐嵩嶽破竈墮傳

釋破竈墮者不知何許人也天后之世參事
嵩嶽安禪師號老安是歟通徹禪法逍遙弗
羈恒理求而不見其前別塗取而莫趨其後
嘗遇巫氏能與人熊竈祓禳若漢武之世李
少君以祠竈可以致物同也凡其解奏之時

唐嵩嶽閑居寺元珪傳

往往見鬼物形兆間里迭畏傳于衆多殺少
牢以祭之者交午重其主竈乃燔蓋擁之秘
而罕覩焉揚子所謂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時
墮詣之始勸巫者終爲神說法已告云我聞
師教決定生天乃現其形禮辭且曰蒙師提
出九
耳獲益彌深得生殊勝天言訖而隱其竈即
神祠也隨而瓦解自然破落非人力也遐邇
驚駭此師素不稱名由此全取他名號破竈

墮也

釋元珪姓李氏伊闢人也稟氣英奇寬裕閑雅旣緣宿習乃誓出家於永淳二年遂登滿足乃諱名閑居寺以習毗尼雖勤無懈執律唯堅後悟少林寺禪宗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廬于獄中龐鳩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于巖阿時有峩冠粹褶部曲繁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珪觀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謂而至曰師寧識我邪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獄神

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獄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由九辯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旣乞戒即旣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珪辯不獲即爲張座焚香秉鑪

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縕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姪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盜誤混疑也神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能有妄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

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比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姪福淫禍善不爲盜盜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

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頗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俟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爲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

四
西九

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効我所能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自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

亦使神護法師寧驟叛佛邪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陳曰我必昏夜風雷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即鄭重作禮辭去珪門送而且

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行仗又復碧靄

四九

五

紅霞紫嵐皓氣間錯四散幢蓋環珮戈戟森森凌高繹空杳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霆電隆棟壯宇岌礧將圮定僧瞻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

十二年告成縣尉許籌追珪之德爲記焉
唐廬江瀆山天柱寺惠符傳

釋惠符姓戚氏越州諸暨人也登其弱冠勇氣過人角力馳逐無能及者然其任俠且厭在家忽投香巖寺矯迹柔心淳淑頓變納法

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累門人若委蜕焉春秋七十三遂營塔于巖之東嶺影堂存于本院後

之後練行孤標每夜汎山據草座安禪不動復研尋經論見潛縣之霍山昔漢武嘗徙南

嶽之祭于此極成勝境其中天柱寺可以接

神乃結庵居焉無幾有巨蛇張口毒火炎炎

符徐語之曰汝尋宿債吾可噬也不然洗身

定意如運業通來爲受戒斯須弭按蜿蜒而

去果化成人形來求出家符爲之落髮披衣

受訖禮辭而退後被告符私度具以實對辯

符云若私度有憊甘聽其罪官吏知非常而

縱之符九見瘡癆膿流皆呪之則差至開元

十八年無疾而終乃從火葬見骨節相連之狀焉

唐長安西明寺惠安傳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神龍中遊于京兆抑多先見時唐休環既立邊功貴盛無比安往

曲九

造焉曰相公甚美必有甚惡將有大禍且不

遠數月然可攘去休環素知安能厭勝諾而

拜之安曰更無他術但奉一計耳豈非注擬

官品出手陶冶中請選一有才幹者用爲曹

州因得張君本京官即日升之官贊相次作

守定陶委之求二犬可高數尺而神俊者張君到任銳意精求得二犬如其所求以獻之休璟大悅召安視之曰極善後旬餘安却來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警備遂留安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數輩執弧操矢立于榻之隅休璟與安共處一榻至夜分安笑之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喜而謝之遂撤左右俱寢迨曉安呼休璟可起矣問安曰二犬何所用乎遂尋其跡至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視其頸有血焉蓋爲物

所齧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一人袒而匿身休璟驚且詰之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欲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爲所噬旣殞某藏匿無地天網所羅爲大蹲守今甘萬死且命縛之西九日七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乃受制於人耳乃釋之賊拜泣而去休璟拜謝安曰非吾師不然死於二夫之手矣安曰此相國之福豈所能爲哉又休璟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曰君將有灾當求善禳厭者或能免矣軫

知安奇術清行為時所重致書于休璟安即
與一書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江陵而軫已
卒其家開其書徒一幅空紙焉殊無一字休
璟益重之後數年遁去罔知所之

唐西域安靜傳

徐果師

釋安靜本西域人也開元十五年振錫東遊
至定陶直問丁居士何在鄉人報之曰終已
三載葬在郊外且曰是人也乃在家菩薩專
勤梵行嘗禮事嵩山普寂禪師云已得甚深
法將終合掌加趺而坐儼然而絕曹城諸寺

院鐘磬不擊自鳴也靜至墳所躬自發之時
五色雲氣騰噴而上遂取其骨皆金色連環
若鏹可五丈許鏗然響亮擐杖頭而行別樹
塔重葬衆咸驚歎少頃靜暫然滅沒焉

系曰有情遺骼引因踐果也凡夫身中節不

相至十地菩薩骨節解盤龍相結佛則全身
舍利焉今丁居士骨有鈞鏹形則超凡夫未
階十住此乃八臂那羅延身骨節頭相鈞是
歟證居士力量及此矣譬若出金之砂之謂
渾不可謂爲砂也舍玉之石之謂璞不可謂

爲石也矣

次又成都府大雲寺有徐果師者混物韜光人罕詳測或入三昧不失律儀或示狂癡語事多中先爲衛元嵩是難測之士坤維間往曲九有人謂之徐果師徐姓也果名也師通稱

公之倫類矣不知其終云

唐福州鐘山如一傳

釋如一不知何許人也開元末爲僧典牀座

俄有僧徧身瘞疥衣服縕縷巡遶寺中僧衆覩之無不厭惡唯一見而憫焉延入常住別

堂安置度夏夏未辭去一問去何所答曰歸庵中又問庵在何也只在大乘寺東一日某目前方自彼來勿見庵處曰不信但來相訪某兩日後專來一遂往果見前僧在巖口相候因携手入一精舍樓閣森聳殿堂交錯且

非人間景物三日遣一公下山迴首見悉是巖石方知聖寺耳一由是倍力修進願預聖

流云

唐西域亡名傳

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

乾陀色綬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
當常南康臯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
僧不速自來其日僧必歷寺連名請至韋氏向九
家僮患其長一人甚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
既而齊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意請衆僧
祝願焉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
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
之韋君曰此子纔生三日吾師何言別久也
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韋君固問之梵僧
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耳武侯鼎國時爲成

蜀丞相君所知也緣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
生於世將爲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劖
門與此子爲善友旣知其生于君門吾不遠
而來此子作劖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
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
爲字又單字武也張鎰出爲鳳翔隴州節度
奏皇權知隴州及鎰爲李楚琳所殺牛雲光
請皇爲帥朱泚不得已用皇爲鳳翔帥德宗
置奉義軍節以鎰之續加禮部尚書興元中
駕還京徵爲左金吾衛將軍貞元元年爲成

都尹代張延賞到任和南蠻并戰功封南康
郡王順宗即位進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
未塗甚崇釋氏恒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鷄鵠
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舍利焉臯又歸心南
宗禪道學心法於淨衆寺神會禪師在蜀富
貴僭差重賦歛時議非之然合梵僧懸記焉

唐京兆抱玉傳

釋抱玉者行業高奇人事罕接每言來事如
目擊焉見釋子大光而誨之曰汝誦經宜高
揭法音徹諸天傾聽必得紳人輔翼後皆符

其記蔚京邑歸信千計每夕獨處一室閨扉
撤燭嘗有僧於門隙間窺其所以見玉口中
出慶雲華彩可愛後年可九十許而終終時
方大暑而尸無萎敗宦臣第五琦與玉相善
及終臨喪頗哀琦以香乳灌其口隨有祥光

西九
自口而出晃然四照琦愈竒之琦乾元二年
十月貶忠州刺史寶應初入爲太子賓客至
京尹玉皆預言榮貴轍轍相半皆如其言刻
意歸信焉

唐虢州閔鄉阿足師傳

釋阿足師者莫詳出處形質瘦濁精神魯然時有所言靡不光覺雖居無定所多寓閩鄉以其踵法雲公之塵躅憧憧往來爭路禮謁檀施山積曾無顧瞻人有隱憂身嬰所苦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家翁張臻者產業且多財貨增溢少子息臻恒懼錢帛身後無嗣後產男既愚且蹇手足拳攣語言蹇澁唯嗜飲食殆與平人有異口如溪壑終日無厭年可十七父母鐘愛縱其須索迎醫求藥不遠千里數十年後家業罄窮或有謂

其臻曰阿足師其實寶誌之流何不敷布腹心求救其疾乃夫妻來抵閩鄉叩頭哀泣告其拯拔阿足瞑目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尚須數年憫汝勤拳為汝除去即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領引其男赴于道場時衆知阿足奇異觀者如堵少選指呼壯夫三數輩叱曳其子令投諸河隨急流而逝臻且哀且驚莫測其由阿足語臻曰為汝除灾訖良久其子忽於流數十步外聳身水面戟手罵其父母曰具爾冤仇宿世緣業

賴逢聖者遠此解紛儻或不然未期畢日挺
身高呼辭理分明都無癡濁之狀須臾沉水
不知其他阿足由茲傳播歸信之人如就市
焉所行化導皆此類矣蓋大曆建中中也殆
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勅謚為大圓禪師至

今陝虢之間猶崇重焉

唐天台山封干師傳

木頂師寒
子拾得

釋封干師者本居天台山國清寺也剪髮齊
眉布裘擁質身量奇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
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樂獨春穀行同

城旦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懼
口唱唱道歌時眾方皆崇重及終後於先天
年中在京兆行化非恒人之常調士庶見之
無不傾禮以其躡萬迴師之後微亦相類風
狂之相遇之言則多中先是國清寺僧窟中

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多於僧廈執爨
爨訖二人晤語潛聽者多不體解亦甚顛狂
糺合相親蓋同類相求耳時間丘胤出牡丹
丘將議巾車苦頭疼羌甚醫工寡効邂逅干
造云某自天台來謁使君且告之患干曰君

何慮乎便索淨器吮水噴之斯須覺體中頗佳間立異之乃請干一言定此行之吉凶曰到仕記謁文殊間丘曰此菩薩何在曰國清寺廚執囊洗器者是及入山寺問曰此寺曾有封干禪師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封干舊院即經藏後今

曲九

閭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拾二人見在僧廚執役間丘入千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春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歎嗟乃入

厨見二人燒柴木有圍爐之狀間丘拜之二人連聲咄叱後執間丘手裹之若櫻孺呵呵不已行曰封干饒舌自此二人相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干又嘗入五臺巡禮逢一老翁問曰莫是文殊否翁曰豈可有二文殊

十二

干禮之未起恍然失之

次有木湏師者多遊京邑市鄽間亦類封干人莫輕測封豐二字出沒不同韋述吏官作封疆之對間丘序三賢作豐捨之豐未知孰

寒山子者世謂爲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爲寒巖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爲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衆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爲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罵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于佛理初間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曲九

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藏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爲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間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唱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日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諷誦後曹山寂禪師

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氏族越民
唯呼爲寒山子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
石句歷然雅體今巖下有石亭亭而立號幽
石焉

拾得者封干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
仍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
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封干
攜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或人來認必可還
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槃而食復呼憍陳如

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筋大笑僧乃驅之
靈熠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廚內滌器洗
濯纔畢澄瀘食淳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
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爲烏鳥所
取狼藉拾得以杖朴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
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闡寺僧
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
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
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又
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

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捨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捨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名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捨得偈詞附寒山集中

系曰按封干先天中遊遨京室知閻丘寒山捨得俱睿宗朝人也奈何宣師高僧傳中閻丘武臣也是唐初人閻丘序記三人不言年

代使人問焉復賜緋乃文資也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閻丘也又大鴻祐公於憲宗朝遇寒山子指其泐潭仍逢捨得於國清知三人是唐季棄時猶存夫封干也天台沒而京兆出寒捨也先天在而元和逢爲年壽彌長耶爲隱顯不恒耶易象有之小孤_{四九}_{十五}汔濟其此之謂乎

唐成都淨衆寺無相傳

智詵
禪師

釋無相本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於本國正朔年月生於郡南寺落髮登戒以開

元十六年泛東溟至于中國到京玄宗召見
於禪定寺後入蜀資中謁智詵禪師有處
寂者異人也則天曾召入宮賜磨納九條衣
事必懸知且無差趺相未至之前寂曰外來
之賓明當見矣汝曹宜洒掃以待間一日果
至寂公與號曰無相中夜授與摩納衣如是

身施其食二獸從頭至足覬市而去往往夜
間坐牀下搦虎鬚毛既而山居稍久衣破髮
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後來入城市
晝在家間夜坐樹下真行杜多之行也人漸
見重爲構精舍於亂墓前長史章仇兼瓊來
禮謁之屬明皇違難入蜀迎相入內殿供禮
之時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妖惑乃帖追至命
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
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
簾幕楊翌叩頭拜伏喘而不敢語憊畢風

止奉送舊所由是遂勸檀越造淨衆大慈善
提寧國等寺外邑蘭若鐘塔不可悉數先居
淨衆本院後號松溪是歟相至成都也忽有
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園用相之弟本國
新為王矣懼其却迴其位危殆曲九將遣刺客來
十六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日供柴賢者颸來謂之
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
物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遂巡覺壁上似有
後門素有巨炕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

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
嘗指其浮圖前祐曰此樹與塔齊寺當毀矣
至會昌廢毀樹正與塔等又言寺前二小池
左羹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
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
日無疾示滅春秋七十七臨終或問之曰何
人可繼住持乎乃索筆書百數字皆隱不可
知諧而叶韻記刻八九十年事驗無差失先
是武宗廢教成都止留大慈一寺淨衆例從
除毀其寺巨鐘乃移入大慈矣洎乎宣宗中

興釋氏其鐘却還淨衆以其鐘大隔江計功
兩日方到明日方欲爲齋辰去迎取已時已
至推挽之勢直若飛焉咸怪神速非人力之
所致也原其相之舍利分塑真形爾日面皆
出九
流汗上足李僧以巾旋拭有染指者其汗頗
鹹十七乃知相之神力自曳鐘也變異如此一何
偉哉後號東海大師塔焉乾元三年資州刺
史韓法撰碑至開成中李商隱作梓州四證
堂碑推相爲一證也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迹會昌三年癸
亥歲武宗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
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
夢中如泛海焉迴顧見塔一所東度見是淮
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校胡太后永寧
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層見信凭欄與隱之交
談且曰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
歸楊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
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
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入

唐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

見永寧塔不謬矣
系曰塔墳皆云在東海海豈納煨燼耶通曰
五行爲物亦七大性可弗周徧法界乎順則
相生逆則相害雖逆順各時與法界同其分
齊證知唯有識耳且天仙鬼物與人相反殊

勝諸天則定果宮殿神仙則附物變化鬼神
則散其食氣質礙之流火化則得受用也凡
塔刹嚴麗多被鬼神取旃海若川侯亦非人
也如陳重雲殿大火焚東海人時見殿影焉
又近馬氏霸湖南末年天冊閣爲大火焚朗

州守此夜聞空中呵喝言迴避天冊閣來也
雲中騰沸若千萬人昇荷重物然累日方潭
州火矣若懷信見劉隱之夢信亦不可測之
僧也

唐陝府辛七師傳

釋辛七師者不顯出家之號時姓氏行次呼
曲九十八
之既熟人耳更無別召體焉實陝人也始爲
兒時甚聞謹肅不嘗狎弄少即老成其父爲
陝郡守觀七師之作爲謂其母曰是子非常
兒孺善宜護養之年甫十歲迥知佛法可以

宗尚凡經卷冥然分其此華此梵都不緣師
教及鐘茶蓼陟屺之痛愈深雖親屬勸勉益
加柴毀先是郡城南有瓦窯七所一日哀號
之際發狂遁去其家僮輩躡迹尋之見其入
窯竈中端坐身有奇光燦若金色家僮驚就
問無言懼而徒步次窺一窯復見七師同前
相狀如是歷徧七窯一一見其端坐發光是以
陝服之人重之若神遇之羅拜焉

唐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

釋和和者莫詳氏族本生其爲僧也狂而不

亂愚而有知罔測其由發言多中時號爲聖
安國寺中居住出入無拘檢見本寺修營殿
閣未就有越國公主降榮陽鄭萬鈞雖琴瑟
相諧而數年無子和因至公主家鈞焚香灑
掃以待之主拜跪歸向鈞祈告之曰某自叨

曲九

十

選尚願得一子爲嗣雅師能致之乎和曰易

耳但遺我三千疋綃主當誕二男鈞勤重如

聽佛語出絹如所求施之和取付修寺殿閣
功德主乃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
主作兒所憂者公主不能併姓二子乎爲孽

乳包羞耳吾俾其同年而前後誕之果如其言歲初年未各生之矣長曰潛耀次曰晦明皆美丈夫後博涉成事焉京邑之間傳揚沸謂量其位地不可輕議哉

唐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

釋廣陵大師者維揚人也不言法名淮海之間競呼廣陵大師也形質寢陋性多桀黠真率之狀與屠沽輩相類止沙門形異耳好嗜酒啖肉常衣總裘厚重可知盛暑亦不楚脫蠚虱聚其上僑寓孝感寺獨一室每夕闔扉

而寢率以爲常或狂悖性發則屠犬彘日聚惡少鬪毆或醉卧道傍揚民以是惡之貞元中有一少壯素以力聞嘗一日少壯與人賭博大師大怒以手擊碎博局少壯笑曰駛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索少壯鬪擊觀者圍百千數少壯爲大師所因遁道而逃自此人方知有神力焉亦於稠人廣衆中自負其力往往入闈闈間剽奪人錢帛市人皆畏其勇而莫敢拒後有一耆年僧召大師誠勅之曰汝胡不謹守戒法奈何食

酒肉屠豕彊抄市人錢物又與無賴子弟鬪競不律儀甚是僧人本事耶一旦衆所不容執見官吏按法治之何處逃隱且深累

佛法大師怒色對之曰蠅蚋徒喋羶腥爾安

知鴻鵠之志乎然則我道非爾所知也且我

清中混外者豈同爾齟齬無大度乎_{二十九}耆年且

不能屈後一日自外來歸入室閉戶有於門

隙覘之見大師坐帝放神光自眉間晃朗照

物洞然觀者驚報少頃_{三十}僧奔至瞻禮稱歎

或有憤悔曾謗之者或有彈指讚詠之者明

日群僧伺候大師出焚香致禮及開戶瞑目如入禪定已長往矣自此廣陵人寫貌供養號之爲大師焉

唐南嶽山明贊傳

釋明贊者未知氏族生緣初遊方詣嵩山普寂盛行禪法贊往從焉然則默證寂之心契人罕推重尋於衡嶽閑居衆僧營作我則晏如縱被詆訶殊無愧恥時目之懶贊也一說伊僧差越等夷或隨衆齋食或以瓦釜煮土而食云是彌陀佛應身未知何證驗之一云

好食僧之殘食故殘也

成上聲呼或隨逐之則時

出言語皆契佛理事迹難知天寶初至南嶽寺執役盡專一寺之上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也如是經二十年相國鄭公李泌避崔李

曲九

之害隱南嶽而潛察瓊所爲曰非常人也聽

其中宵梵唄響徹山谷李公情頗十一知音能辯休戚謂瓊曰經音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瓊大詎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愈加鄭重唯拜而已瓊正發牛糞火出茅哨

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路極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蹬道爲大石所攔乃以數牛縻絆而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術瓊曰奚用如許繁爲我始去之衆皆大笑瓊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旣開衆僧禮而踴躍一郡呼爲至聖太守奉如神明瓊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

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贊曰授我一小
篋爲爾驅除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
遂與之荆梃皆躡後以觀之出門見一虎銜
之而去贊既去矣虎亦絕蹤矣李鄴公於天
寶末肅宗北巡至靈武即位遣使訪召會泌
自嵩穎奔赴行在所帝喜用之俾掌樞務權
逾宰相判廣平王府司馬事肅宗曰卿爲朕
師友今父子三人資鄉道義尋爲崔圓李輔
國害其能泌懼乞遊衡嶽詔許之絕粒數年
遂見贊焉後終居相位一如贊之懸記矣勑

謚大明禪師塔存獄中云
唐簡州慈雲寺待駕傳懷

釋待駕俗姓王氏金水縣人也冲孺出家作
爲詭異其父立名待駕當天寶末也練行精
進時號頭陀及玄宗巡幸果自詣府剃髮爲

僧至是待駕得度其言信矣駕去縣邑二十
山九里開逕芟茅獨居山頂後成一寺此山絕多
靈跡初名石城迨明皇至劍門山神見形迎
駕稱姓李氏勅賜與玄孫之稱後陟武擔東
臺遠望祥雲紫氣盤結空界問左右曰此何

處對曰名城山乃悟山神扈衛之意遂改雲
頂爲慈雲寺也駕後卒于此寺又福州楞伽
寺釋懷一景龍中銳意於愛同寺東造精舍
相度地形無水濟用方拱手而去忽山禽擊
鬪於地一異之命工穴深尺餘甘泉沸湧此
後伏臘而無加耗寺中每有休咎必暫減耗
候以知之風俗謂之靈泉焉以永泰二年歸
寂弟子超悟奏乞代宗題寺額上首曰智恒
次行弼越州刺史皇甫政爲碑紀德襄州節
度使于頤書焉

唐福州愛同寺懷道傳

智恒

釋懷道邁德高情慈忍濟物思乎達法恒爾
遊方凡遇通人卑禮求益及還鄉之日禮佛
勤劬收舉坐具獲珠一顆後置於文殊塑像
額心安之其珠圓瑩且異蚌胎又冥然降舍
利骨尋分於南澗塔中洎至德二年令弟子
山九
僧常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有白鼈袈裟一
領降於塔中不知其來此蓋道修練之心感
于冥理也後滑臺守李邕著碑文并書相次
智恒繼居法華院即懷一弟子也道行與師

相持卒後禮部侍郎劉太真作碑頌褚長文書次有超悟行弼皆名望相齊化于閩俗無不重焉

唐昇州莊嚴寺惠忠傳

寂

釋惠忠俗姓王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然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為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即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志節高簡為時輩所推聞牛頭山威禪師襲達磨蹤得佛法印遂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山

主來矣因爲說法頓悟上乘威既得人如老氏之逢尹喜乃命入室付法傳燈并委山門之事遂出鄆聚忠即繼踵茲峯夙夜精勤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鑄衆味同煮用畢懸於樹杪方復繩牀晏坐終日如机衣不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年遂彰靈應非一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年始出止莊嚴忠以爲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

將欲伐之忠曰且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竟銜柴遷窩他樹合郭道俗觀者如堵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爲上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

曲九

十四

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仙菌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遶座而轉至四六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空十六朝怡

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和州延祚寺僧徒其夕咸見白虹直東西貫于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巖間哭聲數日方止岳牧韋公損聞而哀愴遣使贈賻并令上元令劉君備威儀送歸山于時炎蒸至七月七天降雨絕涼八日神柩出纖塵不飛又有群鶴徘徊舉上送至山門瘞後數日墳內放光照于山林五年春依外國法荼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圓細如珠光彩瑩徹遠近道俗有恨無所尅獲咸於焚身處煨燼中至求凡百千人皆得舍利

故知法身圓應感物無窮聖力潛通光騰千里
古門人起木塔春秋八十七矣身逾七尺霜
眉徑寸儀容殊偉驚領龍腮神氣孤拔色如
金聚舍光玉潤若梵僧所居帳幙弗張蚊蚋
不犯曾居蘭若幽棲松竹深邃嘗有虎鹿並
各產子馴遼人室曾無懼色開元二十七年
廿五
上元令長孫遂初脫略異聞躬造山詢驗及
到山半猛虎當路咆吼遂乃驚怖莫知所爲
忠聞出林曉喻虎因寢聲伏于林中遂恐懼
合掌禮謝而迴忠又向吳郡具戒院中有凌

霄藤盛夏萎悴人擬伐之威大師曰勿翦惠
忠還日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還其藤
重茂矣又昔有供僧穀倉在莊夜有強盜來
竊之虎乃吼喚逐之盜棄負器而逃其類夥
多良難驟述忠著見性序及行路難精旨妙
密盛行于世又鄴中釋圓寂氏族生地俱不可
尋初從嵩山見老安禪師道契相符莫測
涯岸以高宗咸亨二年生計終歲已一百有
奇年矣襄州節度使嚴綬傾心供養亦號無
生和尚焉

唐洛京天宮寺惠秀傳

釋惠秀俗姓李氏今東京陳留人也出離塵
垢慕尚道遙初以戒律飾躬後以禪定爲務
於荆郢之地參問祖師旣了安然迴依洛邑
天宮寺也屬則天頻幸神都而秀道聲聞于
后聽屢詔入禮重其於懸記未然事合同符
契長安中往資聖寺唱道化人翕然歸向忽
誠禪院弟子令滅燈燭有白秀曰長明燈可
留亦今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云嘗
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焚又有一寺鐘樓

遭爇又有一寺經藏煨燼殊可痛惜時衆不
喻其旨至夜遺火佛殿鐘樓經藏三所悉成
灰炭方知秀預知垂警又玄宗在潞邸時曾
與諸王俱詣問法從容留施一笛玄宗出去
秀召弟子曰謹掌此笛後有要時當獻上也
及受睿宗傳禪弟子達磨等方悟其言取笛
以進帝悅先知迴賜豐厚秀偶示微疾告誠
山九
門人奄然歸寂享年一百歲燕國公張說素
十六
所歸心送瘞龍門山道俗數千人奔會悲悼

唐成都鄆縣法定寺惟忠傳

釋唯忠少孺爲僧勵精自行在乎群等莫不宗焉出家法定寺本是後漢永平中佛法始流中國便有置德淨伽藍神光屢現至宋釋惠持自廬阜辭遠公法兄誓化岷蜀屬譙縱不道今數輩操刃欲屠持持乃彈指其衆驚奔僵仆隋開皇四年改名法定焉寺有彌勒聖像唐武德中忽有枯查汎江而至夜發光明因雕作像首貞觀中竇軾爲長史劖門佛首光見引達于府竇公令人迎取數百人亦

不能勝乃令祝之任欲何往遂言可就法定否乃一人能舉竇遂造佛身長丈高士廉蓋殿以安之後有僧沉愛樹其碑圖而獲一巨蟹身足二尺餘是塔頗多靈異人或將酒肉乘醉詣聖佛前立見灾禍矣忠於天寶中於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爲霆震拔其塔心柱出外忽有小木承代之意衆咸怪之罔測厥由忠乃叩撻於聖彌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何輒震擊奪塔心柱邪是知庶女呌而雷擊景公臺誠有所感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

覆覩之乃龍神送舊柱安置如故當其易柱
陰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塔齊忠
之感物也若此會昌坼寺之前舍利七粒出

相輪上白光滿空向西飛去蜀皆所目覩將

倒之時赤光見于半天焉又此寺有大棗樹

將毀寺之年其樹枯瘁及大中再置其棗重

榮也忠後終寺

系曰教法興替得非數乎數筭已定晷刻弗
移如其會昌之前舍利預飛棗樹先瘁是知
當替數之彊興數必弱興不勝其替矣大中

之興替不勝其興矣若不爲四相之遷非繫
興替之數也教法是有爲之法詎免遷流者
乎吁

宋高僧傳卷第十九

音釋

瀘似林切 邪薄宜切 棱敷勿切 除除五合
地名 邑名 碳去急
二助也切 轡憾苦感切 懶力感切
古送華胡開切切 說所添半普半
木名切 診所添半普半音譯所
二字也總胡桂切切 細秘異必
疏布也切 咨食也切 純